

“中高本硕”衔接的理论溯源、 实施现状与路径优化

——基于类型教育的视角

◆王一涛 路晓丽

摘 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大背景下,“中高本硕”多层次一体化人才培养是现代职教培育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由之路。基于类型教育的视角,厘清“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理论溯源、意蕴内涵、衔接维度与运行机制,并以江苏省多所学校汽车类专业为例,剖析当前“中高本硕”职业教育层次间的衔接现状、存在的体制与制度短板、人才贯通培养的瓶颈,提出建议与对策,即要完善“中高本硕”多层次职教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一体化人才培养衔接机制,规范教学衔接管理与考核机制,探索系统内外部的融合沟通机制,夯实衔接系统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类型教育;中高本硕;衔接;理论溯源;路径优化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1.03.010

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变革。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中高本硕”多层次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系统,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渠道成为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中高本硕”衔接系统已经初步建立,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在政策梳理的基础上,分析类型教育视角下职业教育“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意蕴内涵,寻找制约“中高本硕”衔接与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探索“中高本硕”多层次紧密衔接的职业教育内部体系,推进“中高本硕”一体化人才培养,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中高本硕”衔接的政策演进梳理

职业教育政策深受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以“层次结构建设”、“层次衔接实现”、“类型制度完善”为主要划分依据,职业教育“中高本硕”衔接政策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职业教育调整发展期,政策关注“中高”层次结构建设(1978—2009年)

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稳健发展。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为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发展中职和高职教育,截至1998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人数达到1212.7万人,占在校总人数的49.5%;高等专科层次的学校达到1394所,一批高职院校新生教育力量成长起来。^[1]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导致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有所下降,推动国家将注意力投向职业教育层次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国家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等文件,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开展中职、高职示范校

王一涛/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苏州 215123) 路晓丽/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 副教授 (无锡 214121)

建设,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有所提高。该阶段,职业教育处于局部发展期,政策关注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建设,探索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但对职业教育层次衔接的关注度较少。

(二)现代职教框架建立期,政策关注“中高本硕”层次衔接实现(2010-2018年)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逐渐呈现出“纵向延伸”的特点,加强各级职业教育层次之间的衔接成为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特征。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的战略目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成为关键内容。之后,《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2011)明确了中职的基础作用和高职的引领作用,开始探索本科技能型人才和专业硕士培养制度,并且从改革招生、深化教学、加强师资建设、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推进多层次职教衔接。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绘制出“多层结构分明、终身学习一体、对外开放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框架。江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出台政策推行“五年一贯制”,进行中高“3+3”、中本“3+4”,高本“3+2”等衔接人才培养试点。该阶段,政策关注“中高本硕”多层次职教衔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初步打通了多层次衔接立交桥。

(三)现代职教改革发展期,政策关注“中高本硕”类型制度完善(2019年至今)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首次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并且要求提高中职发展水平、提高高职教育质量、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为“中高本硕”的系统衔接指明了发展方向。《实施方案》还规划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制度框架、国家标准、育人机制、办学格局和政策保障等多个维度的改革任务,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的行动“施工路线”。此外,国家还连续出台《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等50多个文件配套支持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2019年底至2020年初,国家先后批准21所职业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大学”,这是国家推

进“中高本硕”衔接的重要举措之一。该阶段,国家希望通过政策与制度创新打破职业教育发展的壁垒,体现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点,在注重“中高本硕”层次衔接的同时,关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过程,推动职业教育系统化改革和内涵发展。

二、“中高本硕”衔接的理论基础与内涵解析

建立“中高本硕”的衔接系统并非仅仅是职业教育政策的要求,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技术知识的独立性、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来源途径的多元性要求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实现“中高本硕”的衔接。心理学对心智、动作技能的研究也表明,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建立“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符合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

(一)“中高本硕”衔接的理论基础

第一个理论基础是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理论。职业教育对于类型属性的追求自诞生之日起就有。19世纪末,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r)将职业教育定义为“基于外向的定向活动”而将普通教育定义为“基于内里的定向活动”,他基于“职业”与“学术”的教育类型差异,提出建立从初等到高等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而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平行路径。^[2]20世纪末,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等科学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技术与科学双轨道模型,确立了技术知识的独立地位,为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确立提供了有力的知识论基础。徐国庆从技术知识的独立性、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来源途径的多元性维度分析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一是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本质不同,技术知识无法从科学知识中简单推理获得,其独立性决定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需要类型化;二是智能时代,技术知识的广度拓宽、深度拓展,技术中经验含量拓展,技术知识结构更加复杂化,单一的职业教育层次或培训无法满足受教育者的学习需求,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办学形态和层次需要多样化;三是技术知识的来源更加多元,技术知识的学习途径包括学校学习、企业学习等,技术知识来源的多元化决定了职业教育的跨界性和管理方式的类型化。^[3]职业教育类型属性成为“中高本硕”衔接的首要理论基础。

第二个理论基础是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理

论。在心理科学的范畴,基于技能的心理类型定位,可以将其分为动作技能和心智技能。^[4]心智技能属于认知范畴,符合认知规律。美国加涅(Robert Mills Gagne)认为,认知学习呈现累积性或等级性规律,任何新知识和技能的习得都必须在一定的学习准备前提下进行。他还认为,动作技能的形成是一种习得性能力,在内部心理控制条件下形成,需要一个长期反复实践和练习的过程。^[5]因此,在技术高度复杂的信息化时代,技术知识形成过程更加复杂和长期,仅依靠中职或高职教育无法满足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需要。此外,西方的职业带理论也揭示了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职业带理论根据知识和技能结构的差异将技术技能人才分为技术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三个系列,职业带右移则对人才的理论要求提高(如图1)。^[6]借鉴职业带理论,不同层次的职业院校应立足职业带的不同区域划分,衔接培养相应类型及层次的应用型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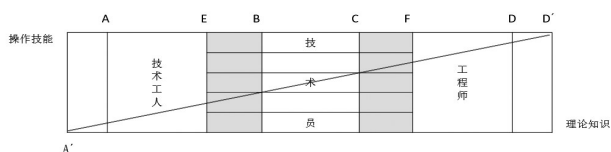


图1: 职业带理论图谱

(二)“中高本硕”衔接的内涵特征

类型教育视野下,“中高本硕”衔接系统具有贯通性、应用性、融合性三大特征。一是贯通性。职业教育要结合产业人才需求与生源的教育需求,完善层次结构,提供多层次、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并且确保层次间的进路通畅、衔接紧密,形成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二是应用性。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应用性。^[7]“中高本硕”衔接系统不是普通教育的简单模仿,人才培养要遵循职业教育的规律,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8]按照职业需求和工作任务设计课程,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三是融合性。职业教育具有跨界属性,跨越了企业与学校,学习与工作的边界。^[9]职业教育不仅要重视学校、学习和教育要素的构成领域,还要关注企业、工作和职业要素的构成领域。

“中高本硕”衔接包括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多层次职业教育的衔接。教育层次的完善是职业教育内部衔接的关键,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呈现“定阶到进阶递升”的趋势。^[10]完善的职业教育层次应包括

中职、高职、本科、硕士教育等层次,并且层次间要转换顺畅。第二个维度是一体化人才培养的衔接,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人才培养规格的衔接。“中高本硕”衔接应在培养规格上形成层次性与协调性,推进专业目录衔接和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的建设,以能力培养为本位,体现不同层次工作岗位上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明确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考核要求。^[11]其次是课程体系的衔接。课程体系构建要注重岗位标准向专业标准转化、专业标准向能力标准转化、能力标准向课程标准转化,开展课程体系的整体构建,实现分段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机衔接、课程内容和结构的递进与延展。^[12]最后是教学实施标准的衔接。教学实施标准的衔接包括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实训条件、教学实施等,要建立纵向“中高本硕”衔接的教学实施质量标准,加强不同层次间教学实施的沟通与协作,确保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量。

三、“中高本硕”衔接的初步成效与问题

江苏省是我国职业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职业教育类型多样,规模庞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2019年6月,江苏省贯彻落实《实施方案》任务的通知中,要求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开展中职、高职、应用本科教育分级培养和联合培养。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对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增加就业和促进消费升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汽车专业也是各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密度较高的领域。考虑到上述因素,本文以江苏省多所学校的汽车类专业为例,采用实地调研、人才培养方案对比等方法,审视“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中高本硕”多层次职业教育已经实现初步衔接

专业是将“中高本硕”院校贯穿起来的线索。通过整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修订)》、《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8)》,查阅江苏教育网、江苏对口单招网以及访谈“中高本硕”的师生,本文梳理出江苏省汽车类专业“中高本硕”贯通情况(如图3)。

中职学生通过汽车大类对口单招考试或者“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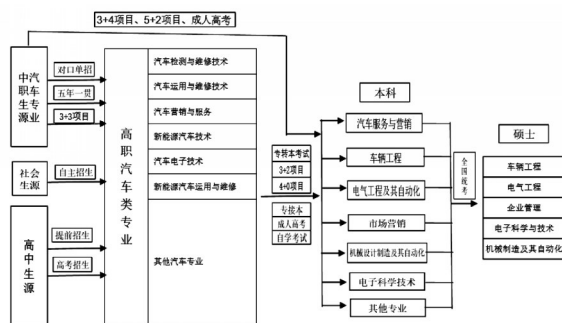


图3 江苏省汽车类专业“中高本硕”衔接示意图

年一贯”、中高“3+3”、中本“3+4”等联合培养现代职教试点项目升入高职专科、应用本科学校,或通过成人高考获取专科学历,衔接的高职专业主要为汽车检测与维修、新能源汽车等;高职学生通过“专转本”全省统考或高本“3+2”、“4+0”等联合培养现代职教试点项目升入应用本科院校,也可以通过专接本、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取得本科学历和学位,衔接的应用本科专业主要为汽车服务与营销、车辆工程等。本科学生通过全国统考进入专业硕士教育,衔接的硕士专业主要为车辆工程、电气工程等。“中高本硕”职业教育“立交桥”已经实现初步衔接,打破了职业教育的升学瓶颈,实现了职业教育的纵向延伸,顺应了我国产业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升学需求。

(二)“中高本硕”生源结构不稳定,升学需求与教育供给不均衡

高职专科在“中高本硕”多层次教育衔接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调查江苏省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高职院校汽车类专业的生源构成、学生升学率,调查发现:高职专科院校汽车类专业的高中生源占68.10%、中职生源占25.22%、社会生源占6.68%。按照职业带理论,职业技能需要长期训练和实践形成,但在“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的理念导向下,目前中职、高职生源的衔接比例较低(如表1)。

表1 江苏省5所高职院校汽车类专业生源构成统计表

学校	A学校	B学校	C学校	D学校	E学校	合计
招生总数(人)	451	204	309	235	597	1796
高中生源及占比(%)	271 (60.09%)	164 (80.39%)	166 (53.72%)	195 (82.98%)	427 (71.52%)	1223 (68.10%)
中职生源及占比(%)	180 (39.91%)	40 (19.61%)	23 (7.44%)	40 (17.02%)	170 (28.48%)	453 (25.22%)
社会生源及占比(%)	0 (0%)	0 (0%)	120 (38.84%)	0 (0%)	0 (0%)	120 (6.68%)

“专转本”是高职专科院校与本科院校衔接人才培养的重要形式。高职专科学子专转本的调查发现,高职院校汽车类专业学生的升学率较低(如表2)。学生的升学需求与本科职业教育供给存在矛盾。由此可见,相对于经济转型发展和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本科层次的应用型技能人才特别是制造类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的供给不足。

表2 江苏省5所高职院校汽车类专业学生升学统计表

学校	A学校	B学校	C学校	D学校	E学校	合计
毕业生总人数(人)	373	215	268	226	435	1517
专转本报名人数(人)	142	89	112	109	164	616
专转本录取人数(人)	59	17	28	33	41	178
专转本学生比率(%)	15.82%	7.91%	10.45%	14.60%	9.43%	11.73%

我国专业硕士从2009年开始试点,至今已有11年时间,但与学术硕士相比依然是新事物。调研江苏省“车辆工程”专业2020年的硕士招生情况发现,江苏省共有12所学校招收“车辆工程”硕士,其中11所学校的“车辆工程”硕士属于学术硕士,仅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所学校招收部分“车辆工程”专业硕士(其中,学术硕士招收19人,专业硕士招收11人)。深入调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硕士的生源高校发现,11名专业硕士均毕业于普通本科学校,并且学术硕士与专业硕士招生都采用全国统考的方式,考察内容侧重理论知识,特别是对英语的要求较高。重理论知识和英语水平的入学考试标准将很多技能水平高且有志于进一步提升学历的考生排除在专业硕士教育门槛之外。可以认为,我国的专业硕士教育还处于探索期,招生人数少、比例低,招考方式和教育内容缺乏职业教育特色。同时,由于我国本科职业教育长期“缺位”,造成本科职业教育与专业硕士“脱节”。

(三)“中高本硕”人才培养规格衔接不紧密,课程体系与教学标准隔阂大

根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2015)、《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2019)和《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9),对中职、高职专科、应用本科、专业硕士汽车类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标准进行梳理发现,人才培养规格衔接不够紧密,课程体系与教学标准隔阂大。具体表现为:一是“中高本硕”专业名称和专业内容差异性较大。中职、高职专科教育以职业能力为基础设置专业,专业

设置多而杂;应用本科、专业硕士教育主要以学科为划分基础,专业涵盖的内容广、专业少,学生从中职到专业硕士的每个升学环节几乎都会遇到专业调整的问题,每次专业调整都会带来学习内容的改变。二是缺乏连贯性课程体系。中职、高职专科阶段的课程组织是在对工作过程与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技能发展的逻辑进行,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应用本科、专业硕士阶段则是按学科知识的逻辑组织课程内容,对理论要求较高,导致不同层次的理论、实训、实践标准不统一。三是师资的学历、素质结构、考核要求不同。中职教师以本科毕业生为主,进校后考取高级工证书;高职专科教师主要是硕士、博士毕业生,部分教师具有副教授、教授等高级职称;应用本科、专业硕士学校教师的学位和职称更高。在目前的教师考核和评价体制下,层次越高的学校对教师的学术要求越高,对技能的要求相对下降。师资素质结构的差异性导致“中高本硕”各个阶段的人才培养呈现出非连续的断裂状态,导致学生进入高一层级职业院校后很难适应新的学习要求。

(四)多层次试点联合培养,但教学管理与考核机制不完善

江苏省自2012年开始探索现代职教试点项目,通过中高“3+3”、中本“3+4”、高本“3+2”、“4+0”等长学制模式开展多层次联合人才培养。多层次联合人才培养对于打造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增强职教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调查发现,多层次联合人才培养项目的涵盖范围较窄,教学管理与考核中存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一是教学、教育管理的问题。人才培养的目标由联合单位共同制定,但在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的教学计划实施、变更、修订等缺乏过程调整与监控机制,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衔接效果。二是学分、学习成果转换的问题。人才联合培养方案对学生成长具有导向作用,由于不同院校分阶段实施教学与教育管理,学生在实训、实践、大赛等方面的学习成果转换仍然存在困难;三是选拔、考核体制的问题。联合培养学生的选拔以班级为单位,以学生文化课成绩为主要依据;转段考核选拔的形式主要是“知识+技能”,知识的考核以修习的学分为准,技能的考核形式是职业资格证书,存在形式不够丰富、过程性评价不足的问题,并且非试点班级学生无法平等参与选拔考核。

(五)系统内外部有效沟通不足,产教融合培养模式需要探索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内驱力。^[13]对比“中高本硕”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并对师生、校企合作单位进行个案访谈发现,职业院校汽车类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不足。“中高”院校主要通过顶岗实习、订单班等方式与相关企业合作,以实习与用工的关系为主,且顶岗实习单位主要是中小企业,受到企业人力、资金、技术、管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企业较少实际参与课程方案制定,顶岗实习往往流于形式。“本硕”应用型院校主要通过共同申报科研项目、共建实训室、共建研究所的方式合作,校企合作以部分教师为主导,学生参与面窄。同时,由于产教融合配套保障不足、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不对等,企业缺乏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14]此外,“中高本硕”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目标缺乏连续性和贯通性。“中高”层次职业学校产教融合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而“本硕”层次职业学校产教融合主要目标是合作攻关来解决技术难题,需要依托师生研究能力来解决。不同层次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方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性,导致低层次职业院校学生升级到高层次的职业院校后无法适应学习、实践中的较高科研与创新要求。

四、“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优化路径

(一)健全职业教育结构框架,完善“中高本硕”多层次职教人才培养体系

第一,重新确立中职教育的定位,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中职教育在现代职教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15]然而,中职教育的发展仍然不均衡。一是要结合经济和产业发展情况统筹引导中职教育的发展。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办学条件,完善招生机制和学生补助标准;发挥优质企业、高层次职业院校的引领作用,推进联合人才培养。二是要明确中职教育的定位。升学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基于中职教育是高层次职业教育准备的理念,改革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服务学生生涯的多样化发展。

第二,延伸职业教育层次,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一是推动部分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型,鼓励有

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型专业,扩大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职、高职学生的规模和比例。二是试点发展本科层次职业大学。目前我国已有21所定位于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今后可以扩大试点,完善相应的评估体系,推动此类职业大学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此外,2020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鼓励独立学院与高职进行合并,为扩大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提供了机遇。三是完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重视产学研用相结合,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

第三,改革招考模式,促进职教内部的衔接。完善职教高考和长学制人才培养制度,使更多的低一层次的毕业生能升入高一层次的职业院校进行学习。比如,建立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统一招生平台,提高中职院校生源质量;推进“职教高考”,对中职、高中、社会生源等采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招考模式,分类录取、择优选拔,让学生有机会进入“高、本”层次职业院校继续学习;也可以结合社会人才需求和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规律,采用“中高、高本、中本、本硕”等弹性学制联合培养的模式,促进职教内部生源的有效衔接。

(二)开发人才培养标准,建立“中高本硕”一体化人才培养衔接机制

一是人才培养规格的衔接。标准既是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基础,又是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根本保障。^[16]《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2011将教育分为A、B两类。从中职到专业硕士教育属于B类教育的3-7级,培养应用型人才。中职侧重培养技能人才,依赖经验技术和动作技能进行操作;高职专科侧重培养技术型人才,运用策略解决岗位中技术问题;应用本科侧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应用新技术解决现场的实际问题;专业硕士侧重培养专业型人才,运用理论技术和智力技能,将设计规划转化为生产状态。在确定各个职业教育层次的人才培养规格时,既要考虑本层次职业教育要培养的专业技能,也要考虑到学生向下一个阶段继续学习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

二是课程体系标准的衔接。“中高本硕”不同层次职业教育衔接关键在于课程体系的衔接。“中高本硕”课程体系标准的构建要遵循职业教育的基础逻

辑和运行规律,按照职业需求和工作任务设计课程。^[17]中职课程侧重概括性知识,解决“是什么”问题;高职专科课程侧重功能性知识,解决“怎么样”问题;应用本科课程侧重系统性知识,解决“为什么”问题;专业硕士课程侧重设计性知识,解决“还能怎么样”问题。课程体系与课程设计标准要根据不同层次职业院校学生的认知和技能发展水平循序渐进、逐级提升。

三是教学实施标准的衔接。教学实施标准的衔接包括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实训条件、教学实施等。省级要加强“中高本硕”教学统筹管理,立足多层次职教衔接出台人才培养方案标准;完善顶岗实习与教学实训标准;还要加强“中高本硕”多层次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探索多层次职业教育师资培训、校企师资双向流通等有效机制;利用信息化教学方法,共享优势教育资源,确保“中高本硕”教学实施标准的一致性;要加强“中高本硕”不同层次职业教育间的教学质量监控,保证多层次一体化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推进长学制联合培养,规范“中高本硕”衔接教学管理与考核机制

一是完善“中高本硕”衔接的教学管理与实施。“中高本硕”长学制联合培养要推进纵向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培养规格和分层培养目标,实施课程、教材、师资队伍、基地建设、考试考核“一体化”建设;采用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对教学计划实施、变更、修订进行过程调整,掌握各层次职业教育教学运行与学生成长情况,进行教学质量的过程监控。

二是完善“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学分与学习成果转换机制。借鉴欧洲学分积累和转换的ECTS体系,建立国家“中高本硕”学分银行统一学习成果的认定标准,形成完整的专业模块和课程目录,指导学生明确“中高本硕”学分体系构成和课程选修的要求、目标及学习成果的转换方式等,提高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是完善学生升学的选拔和考核体制。完善“中高本硕”学分银行,运用数据信息平台实时记录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按照选修课程学生成绩的百分比来记录学生成绩和课程学分获得情况,从而掌握学生的综合知识、技能与学习态度等情况,减少学生考试压力,避免因单纯按照文化课考试选拔带来的弊

端,扩大学生的选拔范围,增进教育公平性。

(四)加强产教融合协同培养,探索“中高本硕”系统内外部融合沟通机制

一是探索校企合作与深度融合的有效模式。国家已启动1+X证书制度推进产业与学校教学的融合,学校应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产教融合模式。^[18]“中高本硕”一体化培养过程中,可以选取优质企业,探索“高-企-本”、“本-企-硕”等多种形式的长学制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教育信息化2.0时代,校企可以依托良好的沟通机制共同开发远程教学系统、智能化教学产品,实现以产促学、以研促教、联合培养,引领产教融合模式不断革新和发展。^[19]

二是加强校企间师资流通与师资培训。推动校企的“双导师”建设,进行学校与企业人员的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炼,优化“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师资队伍。同时,在推进“双导师”建设过程中,职业院校要转变“重学历,轻技能”的用人理念,结合不同层次职业教育规律和市场需求,引进相应的教师或工匠大师等。此外,教育部门要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制度,完善“中高本硕”不同层次间教师的交流、学习机制,促成不同层次职业教育间教师的互学。

三是联合产教融合型企业开展协同人才培养。新时代大背景下,多部门、全方位、大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中高本硕”多层次的教学活动要结合生产,研究、应用等领域,打造产教学研用一体化体系;借助产教融合型企业提供的先进技术和新型教学模式推进多层次一体化互联互通。

(五)完善衔接系统组织运行,夯实“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保障机制

一是完善“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组织保障。国

家层面,组建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为“中高本硕”衔接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供组织保障;省级层面,统一“中高本硕”职业教育的归口管理部门,从招生考试制度、专业建设标准、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教学实施等方面推进“中高本硕”职教一体化的进展;校级层面,发挥各层次职业院校的党组织在“中高本硕”衔接系统中的方向引领和质量监督作用。

二是确保“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财政支持。各地出台政策措施落实《实施方案》,保障教育总体经费投入适当增加的同时,增加对职业教育经费的倾斜度,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兴办职业教育,拓宽办学筹资渠道;健全职业教育奖助学金制度,扩大奖助学金覆盖面;完善中职生均拨款制度,巩固落实高职生均拨款标准,从财政上支持应用型高校的转型和专业硕士教育的发展;为“中高本硕”衔接系统提供财政基础。

三是优化“中高本硕”衔接系统的制度环境。完善产教融合发展的政策保障和激励机制,有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营造尊重技术的社会文化,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保证技术技能人才在落户、就业、升职等方面的平等合法权利,形成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健全职业教育质量的评估制度,实施职业教育评价公开制度、问责制度,强化督导评估,以评促改革、以评促发展。^[20]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多元博弈视角下江苏省独立学院转设困境及对策研究”(2019SJZDA087)的部分成果。

(编辑 穆树航)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
- [2][德]凯兴斯泰纳.劳作学校要义[M].郑惠卿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9,39,13-14,35,37,38,7,24.
- [3]徐国庆.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需要[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1):1-10.
- [4]姜大源.技术与技能辨[J].高等工程研究,2016,(8):71-81.
- [5]Gagne RM. Essentials of Learning for Instruction [M].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98.
- [6]French, H. W. Engineering Technicians Some Problems of Nomenclature and Classification[M]. Paris: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1981: 16.
- [7]和震.论现代职业教育的内涵与特征[J].中国高教研究,2008,(10):65-67.
- [8]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Z].国发[2019]4号.2019.01.
- [9]黄斌.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内涵、特征及其培育[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67-72.

- [10][13]姜大源,王泽荣等.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现象与规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1):5-25.
- [11]鲁武霞.职业教育的阶梯:高职专业与应用型本科衔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03.
- [12][17]李宇红,齐再前.职业教育中、高、本衔接的教学标准建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1):61-69.
- [14]冉云芳.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16.
- [15][18]姜大源,石伟平,邬宪伟等.“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专家笔谈(一)[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5):5-15.
- [16]王继平.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建设有关情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5):5-9.
- [19]董树功,艾崧.产教融合型企业:价值定位、运行机理与培育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56-61.
- [20]郝天聪.职业教育何以成为类型教育?——基于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建设的观察[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8(4):63-72.

Theoretical Tracing,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Middle School-High School-Master Degree” Cohes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ype Education

Wang Yitao & Lu Xiaoli

(School of Educ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Automobile and Transportation College, Wu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uxi 214121)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multi-level and integrated talent training of “middle school-high school-master degree” is the only way to cultivate compound technical talents i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ype education, this paper clarified the theoretical origin, connotation, cohesion dimens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hesion system of “middle school-high school-master”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connection status,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shortcomings and the bottleneck of talent training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levels of “middle school-high school-master degre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hat was, to improve the multi-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of “middle school-high school-master degree”,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talent training connection mechanism, standardize the teaching connection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ystem and consolidat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the connection system.

Keywords: type education, multi-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cohesion, theory, practice